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李敦源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唐 釋道世 撰

伽藍篇第三十六

述意部

原夫伽藍者昔布金西域肇樹福基締構東川終祈淨業所以寶塔蘊其光明精舍圖其形像徧滿三千之界住持一萬之年建苦海之舟航為信根之枝幹覩則發

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為伽藍也但惟年代日遠法
教衰替寺像雖立敬福罕儔或真或偽改換隨情或精
或麤乃同蕃土遂令目覩其迹莫識厥旨日用其事不
知所由是以行道之衆心無所安流俗之徒於法無敬
輕慢於是乎生陵蹈於是乎起欲以此護法不亦難哉
者乎是以古德寺誥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徒也
或名為寺即公徒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
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

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各有所表今道俗襍居豈得稱名也

營造部

依宣律師祇洹寺感通記云經律大明祇洹寺之基趾多云八十頃地一百二十院准約東西近有十里南北七百餘步祇阨須達二人共造成之已後經二百年被燒都盡則當此土周姬第十三王平王之三十一年祇阨太子初雖不許賣後見布金欣然奉施即告長者吾

自造寺不假於卿須達不許因此共造太子立願後若荒廢願樹還生恰至被燒屋宇頓盡所立樹者如本不殊何以被燒是由須達為凡之時賣肉得財居賤出貴常願荒儉雖巨富財由穢心故以此造寺終遭煨燼太子願力淨心樹生業行有殊表之染淨也於後五百年有旃育迦王依地而起十不及一經于百年被賊燒盡經十三年有王六師迦者依前重造屋宇壯麗皆寶莊嚴一百年後惡王壞之為殺人場四天王及娑竭龍王

忿之以大石壓之殺毀者經九十年荒無人物忉利天王令第二子下為人王又依地造莊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十年魔天燒滅則當此土漢末獻帝二十九年以事往徵顯宗已後和安桓靈之代西域往來行人踵接則見天王葺構之作祇樹載茂之緣後雖有造者僅接遺基至于今日荒涼而已依南天王子撰祇洹圖一百卷北天王子撰五大精舍圖二百卷各在本天不可具述也○夫造寺法用不可楷定隨其施主物有豐儉

雖量力而作然須用心精誠而造寺物雖小得福弘大故無上依經云雖造四果聖人塔廟滿四天下盡形供養不如有人佛涅槃後取佛舍利造塔供養所得功德勝前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可為喻也一由有優劣二由心有強弱若有真心縱小尚得福多何況於大若有偽心縱大尚得福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殷重不得輕慢也如賢愚經云天語須達長者云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令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

趣世尊正使令得百象珍寶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
正使令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向世
尊所得利益盈逾於彼百千萬倍聞已歡喜佛為說法
成須陁洹果須達問舍利弗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
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爾爾時須
達長者即於道次住二十里作停舍須達請太子欲買
園造精舍祇陁太子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
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謹隨其價太子祇陁言我戲語耳

須達言太子不應妄語即共與訟時首陁會天化作一人為評詳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價既已決不宜中悔太子遂與之便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餘少地襍阿舍經殘五百步字經亦太子祇陁有園八十頃去城不遠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陁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目念金藏何者可足當得補滿祇陁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且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喜即然可之即便

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陀
園欲為瞿曇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衆與共角術沙門
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衆住王舍
城我等徒衆當住於此王報須達六師出如此言須達
愁惱不樂舍利弗怪問不樂達具述報之舍利弗言正
使六師滿闍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角
何等自恣聽之須達歡喜即報國王却後七日當於城
外寬博之處時舍利弗共勞度差各現神變外道不如

具在文時舍利弗既見外道受屈即為說法隨其本行宿
福因緣各得道迹六師徒衆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
家學道角技訖已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住圖
精舍須達自手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
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者何笑答言汝始
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
淨宮殿問舍利弗言是六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
色染上二憍逸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苦

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徙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為佛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脱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

竟起立精舍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
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捷椎施設已竟欲往請佛
即往白王王聞即遣請佛世尊與諸四衆前後圍遶放
大光明震動天地徧照三千城中伎樂不鼓自鳴盲聾
病者皆得具足男女大小覩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
所十八億人都悉來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投藥為說妙
法各得道迹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
祇陁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陁樹

給孤獨食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爾時阿難及四部衆聞佛所說頂戴奉行又涅槃經云須達取金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徧祇陁即語須達餘未徧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為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入出祇陁長者自造門樓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坊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厨坊浴室洗腳之處大小圊廁無不備足○問曰何故如來偏住此園耶答曰依真諦師傳云過去第四

拘留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有長者名曰毗沙此地廣一
由旬純以金板布地徧滿其上奉施如來以為住處第
五拘那含牟尼佛時人壽三萬歲有長者名大家主以
此園地廣三十里純以銀衣等徧布其地并以乳牛及
犢子充滿其中奉施如來起為住處第六迦葉波佛時
人壽二萬歲有長者名大旛相以此園地廣二十里純
以七寶徧布其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第七今釋迦牟
尼佛人壽百歲時有長者名須達於此園地廣唯十里

純以金餅布地周滿園中金厚五寸買此園地奉施如
來起為住處至後彌勒佛出世時人壽八萬歲須達爾
時為蠟佐國大臣名須達多此園地還廣一由旬純以
七寶徧滿布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過去未來地雖延
促終是一所能施之人雖有前後據體而論還是一人
恒為長者殷富熾盛常充供養諸佛不絕至釋迦時初
得須陀洹果臨終時得阿那含果至彌勒佛出時方證
阿羅漢果故襍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自往看

病記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陁天恒下來禮拜佛聽法已還歸天上

此據迹中亦其小說論實是大菩薩又大集經云

佛告梵天王等我諸聲聞現在未來三業相應及與三種菩提相應有學無學具足持戒多聞善行度諸衆生於三有海及諸施主為我聲聞而造塔寺亦復供給一切所須及彼眷屬付囑汝等勿令惡生非法惱亂爾時梵釋天王龍王夜叉等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大德婆伽婆已有一切如來塔寺及阿蘭處及未來世若在家出

家人為於世尊聲聞弟子造塔寺處我等悉共守護令離一切諸難怖畏亦如有給施飲食衣服卧具湯藥一切所須如是施主我等亦當護持養育故七佛經云護僧伽藍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歎妙五名歎美六名摩妙七名雷音八名師子九名妙歎十名梵響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歎德十四名廣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徹聽十七名徹視十八名徧視寺既有神護居住之者亦宜自勵不得惰

急恐招現報也

致敬部

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藍至寺門外慶已所遇先整衣服總設一禮入寺門已復設一拜然後安詳直進不得左右顧盼也故涅槃經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禮拜三者聽法四者至心五者思義六者如說修行七者迴向大乘利安多人住是七善最勝最上不可譬喻又郁迦長者經佛言長者居家菩薩

入佛寺精舍當住門外五體作禮然後當入精舍自念
言我何時當得如是居寺出塵垢之處又十住毗婆沙
論云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
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行慈悲喜捨住處是故須
禮若見諸比丘威儀具已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也
又自愛經云時有國王詣佛所遙見精舍下車卻蓋解
劍脫履拱手直進又僧祇律云若行平視迴時合身總
迴行時先下腳跟後下腳指又智度論云先入來去安

詳一心舉足下足觀地而行為避亂心為護衆生故是名不退菩薩相又西國寺圖云行至佛所禮三拜竟圍繞三匝唄讚三契禮佛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後入見上座次第至下各設三拜僧多一拜若見非法之事不得譏訶若發言嫌責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故涅槃經云夫入寺者棄捨刀杖襍物然後入寺捨刀杖者去瞋恚三寶心也捨襍物者去從三寶乞求心也且除兩過乃可入寺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復緣礙左遼恒

想佛在右入出之時悉轉面向佛禮拜三寶者常念體
唯是一何者覺法滿足名佛所覺之道名法學佛道者
名僧則知一切凡聖體同無二也若入寺時低頭看地
不得高視見地有蟲勿悞傷殺當歌唱讚歎不唾僧地
若見草木不淨即須除却又四分律云入僧寺已應先
禮佛塔次禮聲聞塔後禮第一上座乃至第四上座又
五分律云若入僧多但別禮師餘人總禮而去又四分
律云得禮出家五衆亡人塔及如來塔又五百問事云

弟子得禮師塚以報恩故又增一阿含經云塔中不應
禮餘人又十誦律云佛塔聲聞塔前自他不得禮又五
百問事云佛塔前禮餘人得罪又三千威儀經云不得
座上作禮今時數有諸寺及以俗家見有道俗在牀上禮佛此大憍慢譬如欲拜人王豈得在牀拜人王尚自不許况法王得相比耶毗尼母論云不得著革屣富羅入塔
此是鞞履總名五百問事云若是淨潔鞞履鞋袜等得著禮拜
僧祇律云若人禮拜不得如瘞羊不語當相問訊少病
少惱安樂不道路不疲苦不

已下廣
明諸律

述曰若有士人或難因緣須至寺宿不得卧僧牀蓆必無私有借卧如法然不得共僧同其牀卧故寶梁經云共僧同牀半身枯死墮地獄受其大苦僧未眠時不得在先眠不得調戲言笑說非法語失於威儀驚動衆心若有便利涕唾為求法宿不得出外者無犯眠時右脇著牀以腳相壘心係明相念當早起表出家因也是故經云仰卧者是修羅卧伏地卧者是餓鬼卧左脇卧者是貪欲人卧若右脇卧者是出家人卧衆僧未起在前

早起嚴儀容服至僧房前故沙彌威儀經云若入師房應三彈指又三千威儀經云若入師房當具五法一於外彈指二當脫帽三作禮四正住教坐乃坐五不忘持經又僧祇律云弟子應晨起先右腳入師房已頭面禮足問安眠不故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逼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當不近不遠側相而立令師小語得聞不費尊力也又欲行時威儀進止皆不得離師故善

見論云弟子從師行不得遠師七尺又沙彌威儀經云
弟子從師行不得以足蹈師影

述曰若女人入寺法用同前但不得在男子上坐形相
語笑脂粉塗面畫眉假飾非法調戲共相排盪持手張
人必須攝心整容隨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養懺悔
自責生女人中常成隔礙於此妙法修奉無因不得自
專由他而辨一何苦哉深生悲悼若見沙彌禮如大僧
勿以小位而不加敬此於大僧為小在俗為尊如此等

法竭力而行法用既多具在士女篇述○述曰若男女所修事訖須欲出寺佛塔前設禮三拜還須右遶三匝合掌唄讚然後却行出寺門外復設一禮若見僧時徒衆若少各禮三拜僧若多時總辭三拜故善現論云禮佛時應遶三匝三拜四方作禮合十指掌叉手於頂卻行而出絕不見如來更復作禮迴前而去表慕戀三寶重疊報恩也凡欲入寺之行為作出世之緣建立寺者開淨土之因供養僧者為出離之軌故惟穢俗之鄙質入伽藍之淨

利所有施為恐乖法式若也還家微捨自贖表僧有法
施俗有財惠舉動合宜內外俱益也頌曰

玄風冠西土 內範軼東矜 大川開寶匣

福地下金繩 繡松高可暎 畫栱麗相承

日馭非難假 雲師本易憑 陽樓疑難燧

陰軒類鑿氷 迴題飛星沒 長楣宿露凝

旌門曙光轉 輦道夕雲蒸 祇洹多靈物

竹園滿休徵 虛薄筆難紀 微軀竊自凌

優遊從可恃 恩蔭永難勝

感應緣

畧引一
十九寺

晉建元寺并建康太清寺

宋靈味寺在鍾山蔣林里

漢平等寺寺在南京

晉昇平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

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齊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代州五臺山大孚聖寺

魏太山丹嶺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折谷炬明聖寺

終南庫谷內寺

西域志諸山感供聖寺

總述中邊化跡降靈記

晉建元寺建康太清里寺基本宋北第元徽二年宮人
陳太妃造寺塔舍利靈應相仍每夕放光寺大殿後畫
迦毗羅王及毗沙門天王二像若有僧侶失儀童豎藜

慢者無不影響表異使其恭肅若使虔誠懾禮標心懇
切者必空中有彈指聲或循遠翼衛其間有請福祈願
者莫不竚詣

宋靈味寺建康鍾山蔣林里宋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
造晉末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巖栖谷飲常在鍾山之
河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日履行唯見清泉
湛然因聚徒結宇號曰靈味

漢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寺門外有金像

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垂淚徧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而觀有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拭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至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京邑士庶復往觀視五月北海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

此像悲泣復如初汗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
視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擒莊帝帝崩於晉陽宮殿空
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
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晉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鳳凰集此地因
名其處為鳳凰臺至宋升平二年齊太祖起造立寺之
始咸以山高難於谷汲比丘法和爰發誓云若此地可
居當使自然出水乃於食堂前試鑿井曾不數仞而清

泉湛然甘香清美流未嘗竭

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太興二年晉中宗元皇帝起造昔外國王欲滅佛法宣令四遠毀壞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馬從西方來繞塔悲鳴騰躍空中或復下地一日一夜鳴聲不絕以事白王王潛淚深自愧責即勅普停已毀之塔並更修復由此白馬大法更興因改招提為白馬此寺之號亦取是名焉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道猷統

涉山水窮極竒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乃慷慨曰彼
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
往而趣石梁周瞰崖隙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
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濶
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登路絕猷乃別
思冀授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
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卻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
爾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為庵彌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

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瓔
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卻後
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
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
望崖仰挹今有往者雲迷其道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迷失道隨風汎海一月餘
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
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

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意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袋與石并書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航柁也於是依言但聞颶颶風中聲有竊

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林海上數息間遂達楊都
大衍正見杯度騎衍欄口云馬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
度手度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說由緣
又將鉢與之手捧鉢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
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高僧傳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
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貢導河之地也衆峯
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丹青飾

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
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遼寺華果蔬菜充滿今有僧住
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
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畧無定止常聞鐘聲又有
異僧故號此谷名為唐述羌云鬼也所以古今諸人入
積石者每逢仙聖行住恍忽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
醴泉酣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欵曲

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顰眉為飲之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飲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為意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歷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尊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尅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

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是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
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
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
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
虛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
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鑊斲地又見一僧
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鑊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
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鑊趨僧並皆返歸唯名一

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噦卻遂依東上林水深茂聞南嶺上有吟咏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濶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遙日脩竹千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櫨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涉名

即禮拜十數拜和尚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
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慰問便引
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宵屢求住彼曰一任
和尚不敢為礙待明為諮報曰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
異鄰中臨別和尚曰知欲求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
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求住可除彼名
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恨恨既別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反
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峯崖

禦樹行行西下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翁乃至石窟備為僧說之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駝駝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為冥寂山半有寺有羣沙彌曰高洋駝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爾來何為答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經今取何用指示北行東頭是其

本房汝可彼取函與之即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
陽以函反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
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
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夜帝

崩

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巖
巖崇峻有五臺上不生草木唯松柏茂林經中明文殊
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即斯地也地極嚴寒多雪號

曰清涼山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迹靈窟即
目極多中臺最高去頂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
圖其量千計即是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
如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
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有神僧瑞像
往往逢遇龍朔二年下勅令長安會昌寺僧會贊往彼
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
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

存南有華園二頃許四時相間互相映發古今常然不知元由貞觀年中有禪師名解脫聚住習定自云於華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菩薩翼從滿空羣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朗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故迹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華偏於峯岫俗號華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其山甚近滯俗罕登登者必感勝緣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未詳氏族性多虛放好追靈迹

謫詭之處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遊止
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因穴而入行
可五六里便得出穴外有微逕其東北上可行數里得
石渠濶三兩步水西流清澄徹上下藥草蔓蓮委地青
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
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表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
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
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瞻眺唯見茂林懸澗非有人居

須臾之間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槃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所從來答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答曰是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之遂取穀穗擣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之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業照云吾誦法華經神僧叩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欲得聞不

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逐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不眠更為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還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瀑布覓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不可具述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頂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

號為山海及巨靈大人秦供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
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為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
本號為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
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山採逼暮不知歸道
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
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
往尋者有僧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
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

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擾山隙止獲五
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闕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
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空也足為華望之
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有
鐘聲尋而往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
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負下尋
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以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

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
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
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
洪雨便返藍田悟真寺僧歸真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
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為言真云此竹林至
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坡數十頃是
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鐘聲不以為奇一時驛家婦

女採樵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物此女
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
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
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馳走取食及來尋之
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鐘
聲此寺去驛五里

又終南折谷內棲闇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倩為擎樸
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額頭其人為荷樸

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來可長五十尺相召來其人辭
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
須道得之由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窮之不得已
便說遂瘦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招口如是三
返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常聞鐘聲
亦往往見有異僧近有一僧聞已遇見入谷僧疑是棲
蘭寺問言大德是棲蘭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
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颶颶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必

是聖或入深山躡頓我竊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惱之甚
迂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之精舍見
存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庫谷內西南又名胡盧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
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
僧人是衆僧供用具度其人徘徊顧盼記誌處所以所
齋瓠盧掛於室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
悉是瓠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云石門扇在山崖傍半

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
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生方現於
俗耳

西域志云烏萇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
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

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
提寺寺主名戒龍為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已下
各贈華疊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

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
一日寺主及餘衆僧餞送使人西行五里與使泣涕而
別曰會難別易物理之況龍年老此寺即諸佛成道處
為奏上於此存情預修當來大覺之所言意勤勤不能
已已若廣明西域塔寺靈迹嘉祥徵瑞具如上感通篇述

敬尋佛法東流年向六百三寶傳記卷盈三千其內名
僧德重可觀神通變化靈瑞感通向有千人自古君臣
隱道逸民負才傲俗之流並皆崇敬如賢如聖備在傳

記不可具述故入大乘論云尊者聖人賓頭盧羅睺羅等有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又有九億無學聖人亦在此洲未入涅槃准此而詳今諸山海所居衆僧多聞磬聲或尋遇寺豈非聖人之所處乎今更約諸門以分三時一約住世二約賢劫三約釋迦一佛為候初約住劫用辯通塞者如西域所列往劫行事如薩埵捨身流血尚在達摩捨子杖捶遺血布髮掩泥之所捨身求偈之地月光斬首尸毗飼鷲斯等遺跡並惟古劫計數災

蕩如何尚存天竺名僧亦疑斯致理如所問無宜獨留而往事迹有僧釋云此乃如來神力由菩薩志行雖有三災不可除滅後成世界依而集之亦有人言三災之化無往不除乃至無一鄰塵而得存焉今云塔在豈不乖乎諸德釋云但非聖迹者如無一鄰得住今云有者由聖力加被故得久住欲使後代師之鑽仰冀慕聖蹤依之得道世界初成昔古遺跡相似而現並是佛之神力變化所為故五不可思議中一是佛神力也所以往

劫生事而列之第二約同劫以明相對有四具如一鉢
千佛共同故傳云釋迦受食四王奉鉢滅後流行王毗
舍離若干百年又至乾陀衛又至西月支于闐丘夷羨
當達震旦返向師子國還來天竺上昇兜率彌勒見曰
釋迦佛鉢今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彌勒成佛四
王還獻二者龍宮佛影千佛同留三者方石說法千佛
同坐即捷陁卑鉢樹下是也四者石塔盛衰千佛同候
上傳之中多明四佛行坐之跡准此未來抑亦可見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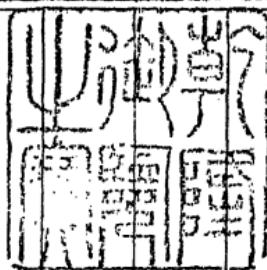
三明釋迦一代通而不等如天道寶階滅無遺緒吒王
大塔七化已三道樹滅而更生佛跡毀而還現楊枝摧
而重出舍利試而逾靈諸如此例故應不通後佛至如
雞足迦葉留化慈尊山宮明辯持身滅定之侶摩支應
供之徒事局未來神化絕域皆為明通開顯累俗慈導
有情澄神諸有也依道宣律師感應記問天人曰荊州
河東寺者此國甚大余與慈恩寺嵩法師交顧積年其
人即河東羅雲法師之學士也云此寺本曾住萬僧震

旦之最聞之欣然莫測河東之號請廣而述之亦佛法
之大觀也答曰晉氏南遷郭璞多聞之士周訪地圖云
此荆楚舊為王都欲於硤州置之嫌逼山遂止便有宜
都之號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像乃掘坑秤土嫌
其太輕覆寫本坑土又不滿便止曰昔金陵王氣於今
不絕固當經三百年矣便都建業仍於此置河東改遷
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間類蒲州河曲故有
河東目也有東西二寺昔苻堅伐晉荊州北岸並沒屬

秦時桓仲為荊牧邀翼法師度江造東寺安長沙寺僧西寺安四層寺僧符堅歿後北岸諸地還屬晉家長沙四層諸僧各還本寺西東二寺因舊廣立自晉宋齊梁陳氏僧徒常數百人陳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淨人數千大殿一十三間惟兩行柱通梁長五十五尺櫬櫨重疊國中京冠即彌天釋道安使弟子翼法師之所造也自晉至唐曾無虧損殿前四鐵鑊各受十餘斛以種蓮華殿前塔宋謙王義季所造塔內素像忉利天工

所造佛殿中多金銅像寶帳飛仙珠瓔華珮並是四天王天人所作寺內僧衆兼於主客出萬餘人當途講說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聖果各領千僧餘小法師五百餘人十誦律師有四十人九人得聖大小乘禪師八百餘人其得聖人二百二十四人徒衆嚴肅說不可盡寺法立制誦經六十紙者免維那誦法華度免直歲寺房五重並皆七架別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莊嚴最勝夏別常有千人四周廊廡咸一萬間寺開三

門兩重七間兩廈殿宇橫設並不重安約准地數取其久故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餘無有損敗東川大寺唯此為高映耀川原實稱壯觀也又問彌天釋氏宇內式瞻云乘赤驢荆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答曰虛也又曰若爾虛傳何為東寺上有驢臺峴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乘驢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後人築臺故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頓置驢耶又中驢之名本是閻國郊國之故地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校訛

第二紙十一行是

宋藏作良

第八紙十四行生

宋藏作主

第十八紙十

宋藏作五

行水北

第三十一紙一行具宋

南藏作生

音釋

締丁計切

慘七感切

蠟怯

梵語也此云貝玉名也

鞞

結也

感也

蠟

汝陽切怯丘迎切

盍

許戈切有

鞣莫葛切

盪徒黨切

長除庚切

燧徐醉切

勒履也

也

推盪也

觸也

火燧也

芳蕪切軍敵

苦濫切

陳魚檢切

山形惋鳥貫切

姑

所虜獲也

瞰俯視也

如重覲曰

陳惋懊歎也

環同

切偉

颺疏鳩切

也

顰蹙也

顰蹙竹角切

也

颶風聲也

顰蹙也

顰蹙竹角切

木叢生也

遯

初救切
衝也

穗

徐醉切
禾頽也

鄖

候古切
縣名

蹠

之石捶切
杖擊也

主

藥切
飼

餗

也切
祥吏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李敦源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唐 釋道世 撰

舍利篇第三十七

述意部

夫聖德遐邈冠絕人天理妙六經神高百氏超羣有之
遺蹤越賢良之勝迹化緣既終從俗韜光故雙樹八枝
隨義所表舍利八分亦遂緣感會入金剛定預碎全身

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
睛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囊括今古聖變
無窮祥應荐臻瑞光頻朗賢愚共覩豈猜來惑且如三
皇五帝夏殷文武孔丘莊老惟聖惟賢共遵共敬莫不
葬骨五泉遺塵九土聲光寂寞孰識其蹤罕知生福奚
感來報豈比能仁大聖形影垂芳應感之道不窮敬仰
之風逾遠紹化迹於大千拔沈冥於沙界致使開示之
道隨義或殊會空之旨齊其一實也

引證部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
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
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
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擊
便破矣又菩薩處胎經云世尊告諸大衆念我古昔所
行功德捨身受身非一非二今當為汝說一形法諸佛
全身舍利盡在下金剛刹中金剛刹厚八十四萬億里

下有諸佛碎身舍利盡在彼刹彼有佛刹名曰妙香佛
名不住如來十號具足今現在說法佛告大眾碎身舍
利下厚八十四萬億里國土清淨佛名徧光十號具足
彼佛今現在說法復下有國土名施無盡藏佛名勸助
復下有國土名法鼓佛名善見彼土乃有全身舍利過
去億千萬佛皆留舍利彼土舍利我亦有分又海龍王
經云爾時諸龍白佛言今世尊還閻浮利地海中諸龍
無所依仰惟加大哀佛滅度時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

一切衆類皆得供養轉加功德速脫龍身疾得無上正真
之道唯佛垂恩威德兼加所願得果佛言善哉從爾所
志須菩提謂諸龍言一切人天舍利須徧普蒙獲濟卿
等求願使佛舍利獨全奉侍一切衆生何緣得度諸龍
答言唯須菩提勿宣斯言無以已身限礙之智以限如
來無極之慧如來聖德無不變現三千世界各各化現
佛全舍利不增不減普現一切譬如日影現於水中佛
亦不生亦不滅度云何欲限如來智慧者乎須菩提聞

默而無言佛歎諸龍仁等賢明誠如所云無有異也佛道高妙無邊無際無方無圓無廣無狹無遠無近譬如虛空不可為喻

佛影部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初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阿那斯山巖南有五羅刹女與毒龍通恒降雨雹百姓饑疫已歷四年時王禱祀咒龍羅刹女氣盛咒術不行王長跪合掌讚佛通慧應知我心願屈慈悲光臨

此國爾時如來往至彼國龍興雷電鱗甲烟焰五羅刹
女眼如掣電時金剛神手把大杵杵頭火然如旋火輪
燒惡龍身龍王驚怖走入佛影如甘露灑見諸金剛極
大惶怖為佛作禮五羅刹女亦禮如來龍王於其池中
出寶臺奉佛佛言不須汝臺但以羅刹石窟施我諸天
各脫寶衣拂窟佛攝神足獨入石室令此石上變為七
寶時龍為四大弟子及阿難造石窟爾時世尊從石窟
出時龍聞佛還國啼哭雨淚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

惡事墜墮惡道佛安慰龍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坐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迄今猶現

分法部

如菩薩處胎經云時八國王共諍舍利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八國王何為興兵共相征伐爾時帝釋即現為人語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幸

可見與勿足為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鄰龍王伊那鉢
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
臣優波吉告言諸君並止舍利宜共分之何須見諍即
分為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八王分甕
受一石餘此臣以蜜塗甕裏以甕量分諸天得舍利還
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宮中起七寶塔臣
優波吉著甕舍利并甕亦起寶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
斛亦起四十九寶塔闍維處亦起寶塔高三十九仞一仞

七
尺 又阿育王經云八國王諱舍利各起兵天帝釋自下

曉喻以金冕分之闍王共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惟有

佛口一毘無敢取者以闍王初來得舍利及毘還大歡

喜作樂動天難頭禾龍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闍

王還語王言可持一分見與王言不可得龍王言我是

難頭禾龍能舉卿國土著八萬里外磨碎成屑闍王怖

懼即奉佛毘與之龍王即還須彌山下起水高八萬四

千里起水精瑠璃塔闍王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

大臣白阿育王言難頭禾龍先輕闇王奪佛鬚去阿育
王聞大瞋怒即勅諸鬼神王作鐵網鐵罝縱須彌山
下水中欲縛取龍王龍大驚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當
伺其卧取宮殿移著須彌山下水中其瞋必息即便遣
龍捧取育王宮殿王卧覺不知是何處見水精塔高八
萬四千里喜怖交心龍自出謝言闇王自與我佛鬚我
不奪也佛在世時與我要言般泥洹後劫盡之時所有
經戒及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者是塔中彌勒來下當

復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知此龍王便使諸龍還復王宮殿置於本處又善見論云帝釋宮內有二舍利一佛右牙二佛右闡甕骨又十誦律云佛殿泥洹八國皆來求舍利各舉四兵八軍圍遼有一婆羅門姓煙高聲大唱言諸力士舍利現在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更復唱言盛舍利瓶請以見惠還頭那羅聚落起塔時畢波羅延那婆羅門復請燒佛處炭還國起塔時拘尸城力士得第一分起塔舍利即於國中起塔

波婆國得第二分舍利還歸起塔羅摩聚落拘樓羅得
第三分舍利還歸起塔遮勒國諸刹帝利得第四分還
國起塔毗兜諸婆羅門得第五分還國起塔毗耶離諸
利昌得第六分還國起塔迦毗羅婆國諸釋子得第七
分還國起塔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還王舍
城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頭那羅聚落起塔
畢波羅延婆羅門得炭還國起塔爾時闍浮提中八舍
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自此已後起無量塔又阿育

王經云昔阿怒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舉舍利阿闍世王著洹河中作大鐵劍輪使水輪轉著舍利處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蓮華比丘云何可得比丘答言擲數斛奈著中可得止輪尋用此語以奈著於水中偶試一柰奈隨機關孔中劍輪即定更不迴轉然大龍王守護都不可得王時問言何由可得答言龍王福勝無由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以金鑄作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稱之重者福勝即時稱量龍像倍重王見此事即勤修

福既修福已復更鑄像復更稱量王像龍像稱量正等
王更修福復更鑄像稱看王像轉重王知像重將諸軍
衆往到水邊龍王自出獻種種寶王語龍言阿闍世王
遺我舍利我今欲取龍王自知威力不如即將王至舍
利所開門取舍利與阿闍世王所造油燈始欲盡廬舍
利既出燈亦盡滅王怪而問蓮華比丘云何阿闍世王
裁量油燈至取舍利方始乃滅尊者答言彼時有善算
者計百年中用爾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今也

感福部

如大悲經云爾時世尊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人乃至供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謙下供養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盡涅槃際若有造立形像塔廟乃有信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當得涅槃界盡涅槃際佛告阿難若有衆生以念佛故乃至一華散於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報不可窮盡若有衆生以至誠心念佛功德乃

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當得釋天王梵天王轉輪
聖王於其福報亦不能盡施佛福田不以有為果報所
能盡邊我說是人必得涅槃盡涅槃際乃至若有畜生
於佛世尊能生念者我亦說其善根福報當得涅槃盡
涅槃際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四沙門果及辟支佛
如甘蔗竹簍若有人能若現在若滅後起塔供養若一
劫若減一劫以諸稱意一切樂具恭敬尊重謙下供養
若復有人於諸佛所但一合掌一稱佛名如是福德比

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億分乃至迦羅分不及一何以故以佛如來諸福田中為最無上是故施佛成大功德神通威力頌曰

金軀遺散骨 寶塔徧天龍 創開於十塔
終成八萬興 珠蓋靈光變 利柱吐芙蓉
屢開朝霧露 數示曉靈徵 紅霓相映發
風搖響和鐘 仙鸞往往見 神僧數數從
獨超羣聖上 含識普生恭 砧椎擊不碎

方知聖叵窮

感應緣

畧引一十六驗
隋有五十三州

漢僧道角法

魏外國沙門金盤貯舍利五色騰焰

吳康僧會祈舍利

孫皓毀法舍利揚彩

晉竺長舒以舍利投水中五色光現

晉董汪家木像舍利發光

晉廣陵舍利放光

晉北僧法開建寺求舍利

晉孟景建寺獲舍利三顆

晉義熙有一舍利自分為三

宋賈道子於芙蓉內得一舍利

宋安千載家奉佛得舍利

宋張須元家於像前華上得舍利數十顆

宋劉凝之額下得舍利二枚

宋徐椿讀經得二舍利

漢法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岳山館諸道士等請求角試釋老優劣道經以火試焚隨火消盡道士衆首費才愧恥自感衆前而死張衍啟悟競共出家于時西域所將舍利五粒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踊身高飛居空如地履地如空神化自在為衆說法天雨寶華散佛僧上天樂異音大衆同聞度人無量廣如下破邪篇說

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舍利在
旛刹之上輒斥見宮內帝患之將毀除壞時有外國沙
門居寺乃齋金盤盛水水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
帝見歎曰非夫神効安得爾乎乃於道東造周閣百間
名為官佛圖精舍矣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
行道吳人以為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
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曰佛神迹

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為興寺經三七日至
誠求請遂獲瓶中旦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
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曰佛
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椎砧不碎權使力者盡力
擊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
燒騰光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為立寺名為建初
改所住地名佛陁里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臣諫曰且少寬

假知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廢加戮會曰佛以緣應感而必通既給假請効不難皓與期三日于時僧衆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剋期就戮僧恐無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罔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如來金剛之骨志誠貢獲設以百鈞之杵終無微毀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面欺抵速死耳乃更置之鐵砧以金椎擊之金鐵

並凹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
一殿皓乃欣欣伏信革誠膺化

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為沙門名法顏每欲
還俗笑曰舍利是沙石耳何足可貴父投之水中五色
三帛光高數尺見徵生信遂不歸俗長舒臨死還發俗
念輒病委頓卒為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

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
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沈五色晃昱右行三帛後沙門

法恒看之遂騰踊高四五尺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躍于前恒即建寺塔於於潛入法者日以十數焉

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刹舍利放光至于刹峯感動遠近

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貲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為資欲立刹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

禮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
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也

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刹立寺於夕聞牀頭鏘
然視得舍利三枚因立寺刹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
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

晉義熙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有光沙門
慧邃隨廣州刺史刁達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
言而舍利自分為二達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為三

達欲摸長干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
貴宣導何苟吝耶明報聽摸既成達以舍利著像髻中
西來諸像放光者多由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
聞華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擎
以箱案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衣雖坐
案上有人寄宿不知汙漫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
身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為奴婢何得不怖

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
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平載者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
見十餘人著赤衣運財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
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
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
之尋覓備至半日還時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襍光
間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咒曰云云輒應聲

光出夜見百餘人遠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冰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駕後遂藏之數日開厨更視牙盒中有白甌裹舍利一枚光焰相屬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徵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忽反悟

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光揣光處得舍利
二枚割擊不損水行光出復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
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爾又得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覽中
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令劉馥私開之空覽
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
敬而得之慢而失之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畧
陳萬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化潛隱誠其致也然

有國興塔無勝隋代一化之內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
諸別傳今畧出之以顯感德也

隋文帝立佛舍利塔

二十八州起塔
五十三州感瑞

雍州仙遊寺

岐州鳳泉寺

華州思覺寺

同州大興國寺

涇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泰州岱岳寺

并州無量壽寺

定州恒岳寺

嵩州閑居寺

相州大慈寺

廓州連雲岳寺

衡州衡岳寺

襄州大興國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大禹寺

蘇州虎丘山寺

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刹物及正庫物造

秦州

瓜州

揚州

益州

亳州

桂州

交州

汝州

畨州

蔣州

鄭州

右此十一州隨逐山水州縣寺等清淨之處起塔出物同前也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恩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給一人熏陸香一百二十斤馬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

依前山舊無寺者於本州內清淨寺處建立其塔所司
造樣送往本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
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在僧為朕皇后太子
諸王子孫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
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
錢限至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
少不充役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並為舍利設齋
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

以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剗等事
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壽元年六月十三
日內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二十卷

隋著作郎
王邵撰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囊
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
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
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

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
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
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
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
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
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
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遶露盤赫若冶鑪之燄其一旬
內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

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
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
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
親以七寶箱捧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案與
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
切衆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以琉璃瓶盛金瓶置
舍利於其內熏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
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等

各以舍利奉送諸州一切道俗各盡境內嚴持香華寶
幢音樂掃灑道路盡誠竭力奉迎舍利不可具陳各感
靈瑞備如廣傳今畧寫十餘以示後人皇帝爾日共皇
后太子宮內妃嬪精誠用心竭力懺悔普為含識共結
善緣皇帝見一異僧被褐色覆膊以語左右曰勿驚動
他置之爾去已重數之果不須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
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皇
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次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

以銀盤盛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粒右旋
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覲勅令審視之
各於覲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
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
是真身諸沙門相與椎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
鐵穿而無損

雍州城西藍厔縣南仙遊寺立塔之日天降陰雪晦嶺
重厚舍利將下昏雲忽散日光明照道俗散畢雲合如

舊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得文石如玉為函又現雙樹鳥獸
靈祥基石變如水精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欲下舍利日光晃朗五色
氣光高數十丈照覆塔上屬天降寶華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壅鄣處及舍利入函忽然
雲啟馳散日光照曜復有神光重遶於日至十二月內
夜光照五十里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世所有合用為
函恰然相可

蒲州栖巖寺立塔地震山吼鐘鼓大聲又放光五道至
二百里皆見

泰州岱岳寺立塔夜振鼓聲三重門自開有騎從廟出
迎光瑞非一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重將下舍利入函天晴
日照復放神光五道天神現形莫知多少

定州恒岳寺立塔之日有見異老公來施布負土畢已失之舊此無水忽有水流前後非一

嵩州閑居寺立塔感得白兔來至舉前初陰雪將下日朗入已復合

相州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陰降雪將下舍利入函日出下後復合天雨奇華連注極多

廊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爾夜廊州光瑞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

衡州衡岳寺立塔四遇遂風四乞順水峯上白雲潤二丈直至基所三匝乃去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函雲合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三莖陰雪將下日開開訖還合

吳州會稽山大禹寺立塔舍利汎度五江風波皆不起
又放神光獲得紫芝

蘇州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人皆聞

之井吼三日舍利方至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草木開華入

函光照聲贊

此下瓜州文缺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陰晦冥將下日朗奄已便陰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內無石別處三石合而成函基至

磐石二浪井夾之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鳥有千許夾輿行飛入城

乃散

此下文
州文缺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陰雲雪將下天晴入函畢已陰雲還合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現騰雲氣像

蔣州栖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寺及至如夢

鄭州定覺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設供二千萬人食不盡

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遼龜有符文
此下非二十八州數

隨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善心共發放之為期其囚被放千里一期無一逃者隨州人於涓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既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茲惡餘州亦効矣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盤石函將入塔有光瑞現

慶舍利感應表

并答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闕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以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唯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皇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振區宇之內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

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巖
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鐘鼓之聲舍利在講
堂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
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鑪乘空而上至浮圖寶
瓶復起紫燄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
狀如佛像華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遶
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如樓闕山
峯澗谷昭然顯現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炳巖

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沈自非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竒特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奉表陳賀以聞謹奏○勅答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羣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乃幽顯同崇勝

業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
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現歡喜頂
戴得未曾有斯實羣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
致感覽王公等表悚敬彌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庶民
宜更加勉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
依前式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糓識含靈同
登妙果主者施行○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
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

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幡幢香華音樂種種供養彌徧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叙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以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懺焉有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於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

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三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

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
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

無雲雨下天降

泉州

循州

營州

三放白光感得

瑞華偏城

如此

州

洪州

白頭鳥引

路無窮

杭州

掘基有白石

涼州

德州

感得大鳥旋

滄州

觀州

塔上五色雲

現從午至暮

瀛州基內有
紫芝現

冀州有患盲人
及覽皆差

幽州函如水鏡
放光衆像

徐州聖僧等相
函現仙人

莒州三現神光基得
古塔惠啞能言 齊州 萊州

楚州野鹿來聽
鴈翔塔上

江州地出
銅像

潭州舍利至江
神鳥千迎

毛州

天雨金華

貝州

宋州

井苦變甘旋光
天雨瑞華如雪

趙州

放赤光瑞像無量

濟州

二放神光香氣
鐘響出於雲際充州

壽州

信州

荊州

雲蓋塔上雨華不下

蘭州

基下得石像又得二銅像

梁州

利州

放光如月明

潞州

靈泉自涌病遇得差

黎州 地下凡聞
千秋樂動

慈州 靈蓋如飛仙靈
泉涌病得愈

魏州 數放光明天雨
寶華人人得之沈州

汴州 異香放光
見像患差

梓州 放光

許州 去州九十放光明
見覆塔甘井涌現

豫州 五色光現
文字金色顯州

曹州 光變
最繁

安州 感香一夕放
光雲蓋兼集

晉州 三度放五
色光明

懷州 雄菟自來馴
附放光異迹

陝州 前後十一度
現光靈瑞

洛州 香氣如風
數放光明

鄧州 函作五
文現

秦州 重得舍利
函變瑪瑙

衛州 光照
於外

洛州僧先患骨不行
聞迎十里得差

鄭州放光播
內向明

杞州放光
五色

右總五十三州四十州已來皆有靈瑞不可備
列具存大傳

法苑珠林卷五十三

校訛

第十五紙

四行財南
藏作材

第二十四紙

一行吼北
藏作吼

音釋

韜他刀切

荐屢也才面切

鼈即移切口上須也

置咨邪切罟也

側斯義切盡

燔符哀切

凹於交切

奩即移切口上須也

揣楚委切

毫自各切地

也燔熟也

凹於交切

奩力鹽切匣也

揣楚委切

毫自各切地

名膊伯各

瞗古限同

覬音顯

竄烏甲

盩厔盩之由切厔

名膌于分切

瞗古限同

覬音顯

竄烏甲

盩厔盩之由切厔

金匱要略 卷五十三

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五十四

唐 釋道世 撰

供養篇第三十八

述意部

夫三寶平等曠若虛空理無怨親事絕貴賤是以隨力
虔誠普供內外務存遺相冀興普偏故昔毗舍佉母別
請羅漢五百如來譏訶顯平等故知心無限極則偏及

十方財無多少則心周法界也

引證部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畧說十種一身供養二支
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他
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染汙供養十至處
道供養若菩薩於佛色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菩
薩為如來故若供養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
提供養若菩薩面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

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慚望心俱歡喜心俱現前
供養如一如來三世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世
十方無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菩薩共現前供養若菩
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以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
婆若一若二乃至億百千萬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
供養以是因緣得無量大果常攝梵福於無量大劫不
墮惡趣無上菩薩衆具滿足若菩薩現前供養得大功
德不現前供養得大功德共現前不現前供養得最大

功德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懈惰令他
施住是名菩薩自作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
供養普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共供養
若菩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衆生令供
養如來及支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為是名他作供養自
作供養者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者得大大果報自作他
作供養者得最大大果報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
食襟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養若菩薩久來以財

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淳淨信心而
作供養以是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名勝供養若菩薩
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不放逸不懈怠至心
恭敬不染汙心不於信心勝人所現詭曲求財亦不以
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養若菩薩殊勝不染財
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力得若從地求若如意得財
若化作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萬億身悉禮如來彼一
一身化作百千手彼一一手以種種華香供養如來及

支提彼一切身悉讚歎如來真實功德饒益衆生如是等名為如意自在力供養不待如來出現於世何以故住不退轉地菩薩於一切佛刹未曾障礙故若菩薩不自力得財亦不從他求而為供養然於他衆生乃至十方無量世界上中下心所作供養菩薩於彼一切供養以淨信心勝妙解心周偏隨喜是菩薩以少方便興大供養攝大菩薩乃至於犧牛頃於一切衆生修四無量心等是名至處道供養如來第一最上比前財物供養

百倍千倍乃至算數譬喻不得為比如是十事名菩薩
一切種供養如來法僧亦爾當知於此三寶作十種供
養菩薩於如來所起六種淨心謂福田無上心恩德無
上心於一切衆生無上心如優曇鉢華難遇心於三千
大千世界獨一心於世間出世間法一切具足依義心
以此六心少想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何況多又
瑜伽論云何菩薩於如來所供養如來當知供養略有
十種一設利羅供養二制多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

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教他供養七財供養八廣大供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釋文
大同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

善男子在家菩薩若欲受持優婆塞戒先當次第供養六方言東方者即是父母若有人能供養父母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房舍財寶恭敬禮拜讚歎尊重是人則能供養東方父母是父母還以五事報之一至心愛念二終不欺誑三捨財與之四為婢上族五教以世事南方者即是師長若有人能供養師長衣服飲食卧具湯藥

尊重讚歎恭敬禮拜早起晚卧受行善教是人則能供
養南方師長是師復以五事報之一速教不令失時二
盡教不令不盡三勝已不生嫉妬四將付嚴師善友五
臨終捨財與之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子
衣服飲食卧具湯藥纓絡服飾嚴身之具是人則能供
養西方妻子是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一所作盡心營
之二常作終不懈慢三所作必令終竟四疾作不令失
時五常為瞻視賓客六淨其房舍卧具七愛敬言則柔

輒八僮使軟言教詔九善能守護財物十晨起夜寐十一能設淨食十二能忍教誨十三能覆惡事十四能瞻病苦北方者即是善知識若有人能供施善友任力與之恭敬柔言禮拜讚歎是人則能供養北方善知識是善知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教修善法二令離惡法三有恐怖時能為救解四放逸之時能令除捨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給奴婢衣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能供給下方奴婢是奴婢復以十事報之一

不作罪過二不待教作三作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時
五主雖貧窮終不捨離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恩多報九
至心敬念十善覆惡事上方者即是沙門婆羅門等若
有供養上方沙門婆羅門衣服飲食房舍卧具病瘦醫
藥怖時能救饑饉施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
是人則能供養上方沙門等是出家人復以五事報之
一能令生信二教修智慧三教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
教令多聞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則能增長財命能

得受持優婆塞戒又智度論云諸佛恭敬法故供養於法以法為師何以故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為師問曰如佛不求福德何故供養答曰佛從無量劫中修諸功德常行諸善不但求報敬功德故而作供養如佛在世時阿那律未得天眼前盲無所見而以手縫衣時針絰脫便言誰愛福德為我絰針是時佛到其所語比丘言我是愛福德人為汝絰來是比丘識佛聲疾起著衣禮佛足白佛言佛功德已滿云何言愛福德佛報言我

雖功德已滿我深知功德恩報力故令我於一切衆生
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又為欲教化弟子故語之言我
尚作功德汝云何不作如伎家百歲老公而儻有人訶
之言老公年已百歲何用是儻老公答曰我不須儻但
欲教子孫故耳佛亦如是功德雖滿為教弟子作功德
故而作供養故佛乳母大愛道亡四天王舉牀送佛在
前擎鑪燒香供養為報恩故雖不求果而行平等供養
唯佛應供養佛餘人不知佛德如說偈言

智人能敬智 智論則智喜 智人能知智

如她知她足

又頻毗婆羅王詣佛供養經云爾時摩竭國頻毗

此云
顏色

婆羅端此云
正往詣佛所白世尊我典此國界所有資財能有所辦欲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衆衣被飲食牀座臥具病瘦醫藥亦當勸率臣民使得蒙度得離三塗永處安隱佛受請已便說偈言

祠大最為首 詩頌亦為首 王為人中首

衆流海為首 衆星月為首 光明日為首

上下及四方 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間

佛最無有上 欲求種德者 當求於三佛

又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言有八種人應決定施不復生疑一父二母三佛四弟子五遠來之人六遠去之人七病人八看病者又智度論云諸菩薩無量無盡功德成就以一食供養十方諸佛及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譬如涌泉出而不竭如文殊師利以一鉢歡喜丸供

養八萬四千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復次菩薩於此以一鉢食供養十方諸佛而十方佛前飲食之具具足而出譬如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又舊襍譬喻經云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娶無婬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以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藪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獮猴三名獮四名兔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

諸果蓏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
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獮猴去至他山
得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
囊飯麩來以上道人可給一月糧願止莫去水獺亦復
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兔自思
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當持身供養便取樵以
然火作炙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免請入火中作炙以身
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

免感其仁義哀愍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
提和竭佛是爾時免者今我身是爾時獮猴者今舍利
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獮者今目連是也
又僧祇律云佛住黎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
露處時有獮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
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
受須待水淨獮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
流蜜有到水邊洗鉢水湔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

受已獮猴大歡喜卻行而儻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
時諸比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雄在榛林

佛鉢僧鉢在露處

野獸植德有情智

見好成熟無蜂蜜

直前往取世尊鉢

比丘欲遮佛不聽

得鉢盛蜜來獻佛

如來慈愍為受之

心悅歡喜卻行儻

腳跌墮岸而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羅漢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菩薩為供養佛法僧及父母兄弟
得畜財物為起寺舍造像為布施若有此因緣得受金
銀財物無有罪過頌曰

渺渺長津

遙遙遐轡

煩籠幽閉

難成出離

自非薦上

乘何高位

供養三寶

果超十地

受請篇第三十九之一

述意部

夫供會之法以不限為本無適無莫乃應檀心故冥懷
遣相與空際而為極任時隨緣共法界而等量因既不
窮則果亦無盡也且俗儉財貧限物為施物既有限心
亦拘執或計人以擬供或選德而後請有涯之福未捨
無邊之報未霑夫愚法施者雖物周而施寡善權惠者
使物寡而施周是以外國設齋率廣無遮運心十方該
羅法界也

請僧部

如賢愚經云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氍毹織成大衣奉上如來佛令持此往奉衆僧姨母思念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為我受之佛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雖獲福報亦未為多何謂十六比丘比丘尼各有八輩不如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彼十六分中未及其一將來末世法垂盡時正使比丘畜妻挾子四人已

上名字衆僧應當敬視如舍利弗目犍連等時波闍波
提心乃開解即以其衣奉施衆僧僧中次行無欲取者
到彌勒前尋為受之爾時彌勒問衆僧言若有檀越請
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供養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十
萬錢時憍陳如尋即說言假使有人得百車珍寶計其
福利不如請一淨戒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弘多舍利弗
言假令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猶不如請一淨戒
者就舍供養獲利彌多目犍連言正使有人得二天下

滿中七寶實不如請一清淨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彌多
其餘比丘如是各各引於方喻比格其利皆悉多彼時
阿那律復自說言正令得滿四天下寶其利猶復不如
請一清淨沙門諸舍供養得利殊倍所以然者我是其
證自念過去世毗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
者名阿跋吒家貧焦煎復值歲儉人饑食穀不繼日往
取薪賣糴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乞食
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饑

渴當共分噉阿淚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尊日一食
但願為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令發大願時辟支佛還
歸所止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免意欲捕取
以鎌遙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急
抱其頭盡力推卻不能令卻心懷恐怖惶惶苦惱意欲
入城共婦解郤復恐人見令不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
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闇浮檀金
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轉談之嚮徹於王王自來看見

是死人形漸欲臭即問浄吒汝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
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敬之未有問其所由何
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如是
諸尊彼阿彌陀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
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又像法
決疑經云若檀越設食召請衆僧遣人防門遮障比丘
及諸老病貧窮乞人不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又
普廣經云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

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
供養無別異想其福最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果道
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得正道
無上涅槃又上誦律云鹿子母別請五百羅漢佛言無
智不善若於僧中次請一人者得大功德果報利益勝
別請五百羅漢一切遠近無不悉聞又請僧福田經及
仁王經種種訶責不許別請若別請者是外道法非七
佛法又梵網經云若有檀越來請衆僧客僧有利養分

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先住僧獨受請而不差
客僧房主得無量罪畜生無異非沙門非釋種姓犯輕
垢罪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利養入已而此利養屬
十方僧而別受請即取十方僧物入已用者犯輕垢罪
若有出家在家一切檀越請僧福田求願之時應入僧
房問知事人今欲次第請者即得十方賢聖僧而世人
別請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別請僧者
是外道法七佛無別請法不順孝道若故別請僧者犯

輕垢罪又智度論云如有一富貴長者信樂衆僧白僧執事我次第請僧於舍食日日次請乃至沙彌執事不聽沙彌受請諸沙彌言以何意故不聽沙彌答言以檀越不喜請年少故便說偈言

鬚髮白如雪 齒落皮肉皺 傷步形體羸

樂請如是事

諸沙彌等皆是大阿羅漢如打師子頭歛然從座起而

說偈言

檀越無智人 見形不取德 捨是者年相
但取老瘦黑

上尊耆年之相者如佛說偈云

所謂長老相 不必以年耆 形瘦鬚髮白
空老內無德 能捨罪福果 精進行梵行
已離一切法 是名為長老

是時沙彌復作是念我等不應坐觀檀越量僧好惡即

說偈言

讚歎呵罵中 我等心雖一 是人毀佛法

不應不教誨 當疾到其舍 以法教語之

我等不度者 是則為棄物

即時諸沙彌自變其身皆成老年

鬚髮白如雪 秀眉垂覆眼 皮皺如波浪

其脊曲如弓 兩手負杖行 次第而受請

舉身皆振掉 行止不自安 譬如白楊樹

隨風而動搖 檀越見此輩 歡喜迎入坐

坐已須臾頃還復年少形檀越驚怖言

如是耆老相還變成少身如服還年藥

是事何由然

諸沙彌言汝莫生疑平量是事甚可傷愍故現是化汝當深識之聖衆不可量如偈說曰

譬如以蚊觜猶可測海底一切天與人

無能量僧者僧以功德貴猶尚不分別

而汝以年歲稱量諸大德大小生於智

不在於老少 有智勤精進 舊少而是老

懈怠無智慧 舊老而是少

汝今平量僧是則為大失如欲以一指測知大海底為
智者之所笑汝不聞佛說四事雖小而不可輕太子雖
小當為國王是不可輕蛇子雖小毒能殺人亦不可輕
小火雖微能燒山野亦不可輕沙彌雖小得聖神通最
不可輕檀越聞是事已見是神通力身驚毛豎合手白
諸沙彌言諸聖人等我今懺悔我是凡夫心常懷罪今

欲請問於佛僧寶中信心清淨何者福勝答言我等初
不見佛僧寶中有僧減何以故如佛一時入舍婆提城
乞食有婆羅門姓婆羅埵逝佛數數到其家乞食心作
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言

時雨數數墮 五穀數數成 數數修福業

數數受果報 數數受生法 故受數數死

聖法數數成 誰數數生死

婆羅門聞是偈已大聖具知我心漸愧取鉢入舍盛滿

美食以奉上佛佛不受作是言我為說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婆羅門言是食當與誰佛言我不見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持去置少草地若無蟲水中即如佛教持食著無蟲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如投大熱鐵婆羅門見已驚怖言未曾有也乃至食中神力如是禮佛懺悔乞出家受戒漸漸斷結得阿羅漢道復有摩訶曇彌以金色上上寶衣奉佛佛勸施僧能消能受故知佛寶僧寶福無多少故說偈言

若人愛敬佛 亦當愛敬僧 不當有分別
同皆為寶故

又法句喻經世尊說偈云

人當念有意 每食自知少 從是痛用薄

節消而保壽

又襍譬喻經云昔者舍衛國有一貧家庭中有蒲萄樹
上有數穗念施道人時國王先前請食一月是貧家力
勢不如王正懸一月乃得一道人便持施之語道人言

念欲施來已經一月今乃得願道人語優婆夷已一月中施優婆夷言我但施一穗蒲萄那得一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捨施則為一月也

聖僧部

自大覺泥洹法歸衆聖開士應真薰揚末教並飛化衆
刹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宋泰
始之末正勝寺釋法願正喜寺釋法鏡寺始圖畫聖僧
列坐標擬迄至唐初亟降靈瑞或足趾顯露半現於柱

間或植杖遺跡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讚悅敬心
翹仰家國休感必於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弗愈雖和
鵠薦術而茵褥猶滯乃潔心發誓歸命聖僧勅於延昌
殿內七日祈諸供飯諸佛及衆聖賢齋室嚴峻輕塵不
動七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鼻徹心映蔽
燐燼無復芳勢又足影屣跡布滿堂中振錫清越響發
牖外覩蹤聞香皆肅然魂聳時有徐光顯等十有餘人
咸同見聞登共奏啟於是齋坐既畢而御膳康復所以

徧朝歸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光顯等道俗數人設齋奉
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如昔有樹提伽長者
造栴檀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杙上作是言若沙門婆
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即與之諸内外道知欲現神通
力挑頭而去賓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爾不答言實
爾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連懼佛教不肯取
賓頭盧即往其舍入禪定便於座中申手取鉢依四分
律當時坐於方石縱廣極大逐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

聞訶責云何比丘為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神通
力從今盡形擯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賓頭盧如佛教
勑往西瞿耶尼教化四衆廣宣佛法閻浮提四部弟子
恩見賓頭盧白佛佛聽還座現神足故不聽涅槃勑令
為末世四部衆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請悉赴又
阿育王經海意比丘從鎧乘空為王說偈云

汝身同人身 汝力過人力 應令我知之

為汝作神力

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竺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者常請賓頭盧頗羅惰誓阿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頗羅惰誓者姓也其人為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遏之不聽涅槃勑令末法四部衆生作福田請時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賓頭盧頗羅

情誓受佛教勑為末法人作福田願受我請於此處食
若新作屋舍亦應請之願受我請於此舍牀敷上宿若
普請衆僧澡俗時亦應請之言受我請於此洗俗及未
明前見香湯灰水澡豆楊枝香油調和冷暖如人浴法
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訖頃衆僧乃入凡欲會食
澡浴要須一切請僧至心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
然後可屈近世有一長者聞說賓頭盧大阿羅漢受佛
教勑為末法人作福田即如法施設大會至心請賓頭

盧毘鈞不徧敷好華欲以驗之大衆食訖發毘鈞華皆
萎黃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審問經師重
設大會如前布華亦復皆萎復更傾竭盡家財產復作
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請所失懺
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憊咎上座告之
汝三會請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
衣服弊壞謂是被擯賴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欲
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二會亦來復

不見前我欲強入復打我頭額中瘡是第三會復亦來如前被打頭額左角瘡是汝自為之何所懊惋言已不現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爾已來諸人設福皆不敢遮門若得賓頭盧來其坐處華即不萎若新立房舍牀榻欲請賓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香油燈新牀新褥褥上奮綿敷之以白練覆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戶慎勿輕慢窺看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也來則褥上現有卧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

或在上座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華不萎乃知之矣

述曰今見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凡人全不愛佛及聖僧既如前經所說施主先須預掃灑佛堂及安置聖僧坐處洗浴潔身燒上名香懸繒旛蓋散衆襍華手執香鑪盡誠敬仰奉請三寶及以聖僧十方法界一切聖凡亦皆普請受弟子請降屈聖儀來臨住宅合家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此重心若是貧家無

好香華復無安置之處然須臨時斟酌僧未坐前先上
好處安置佛座掃灑如法其次好處安聖僧座敷設軟
物新白淨者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感食訖候看似
人坐處即知報身來赴若無相現但化身來若令輕慢
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綵畫綿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
華置上雖是羅漢然共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
所以不受雜綵金銀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非
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聖僧座及以獻食

亦不得越過尺六高處安置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則得
亦不得作塑形聖僧在座安置儻報身自來豈可推郤
塑像而坐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盛食恐報身來不
可觸僧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即通化報
最為如法者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置鉢盂題箸銅
枕手巾及將買上好盤器皿背上朱書題字記之餘人
不敢雜用日別隨家常食每旦及午盛食常獻佛及僧
豈非好事更有餘錢買取一胡牀及一油單食訖澡豆

淨洗置故牀上以油肥覆之日別如是表供養三寶心
常不絕大得功德若多得錢即如西國寺法及俗人舍
空靜上處為聖僧造房堂隨四時冬夏安物供養若在
廈內堂內日別敷好淨席懶身單敷銅盆銅瓶潔豆淨
巾若至午前并獻飲食夜中然燈燒香隨心量力如法
供養若至冬寒安被厚被氊禡炭火湯水燈明隨時供
養縱有餘長聖僧錢財不得將入別僧乃至常住僧用
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作別聖僧形數見有人索聖

僧錢綵畫佛形及四壁畫聖僧迦葉阿難等形以賓頭盧羅漢聖人現在不入涅槃既不得聖僧囑授進止豈得互用浪將別入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得罪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如似已物他人不問已身餘人輒將作別用豈可得上來所述並依經律聖意錄之不得不行三寶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誠言不墜省已用之故梁武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並亦同之



法苑珠林卷五十四